

电话呼救者
之死

梅格雷探案

著者/[比]西默农

译者/思 远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电话呼救者
之死

梅格雷探案

原著：[英] 西德尼·希金斯
译者：廖一梅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Z564.4
9
1

电话呼救者之死

〔比〕西默农著

思远译

038124



女子学院 0061391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Georges Simenon
MAIGRET ET SON MORT

根据法国 Presses de la Cité 出版社 1967 年版译出

电话呼救者之死

[比利时]乔治·西默农 著

思 远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27,000

1988 年 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22,300 册(内塑面本 4,800 册)

ISBN7-5327-0167-0/I·076

普通本定价: 1.85 元 塑面本定价: 2.10 元

作者简介

乔治·西默农，当代比利时作家，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。在创作数量上超过同时代任何小说家，迄今已发表二百多部长篇小说及大量的回忆录。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一百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，其中有五十八部被拍成电影。以梅格雷探长为主角的系列小说是他最成功的创作成果，被世界各国不少知名作家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纪德、莫里亚克所称赞。

第 一 章

“对不起，夫人……”

梅格雷忍耐了好几分钟，终于打断了来访者的话……

“您是说您女儿慢慢地下毒害您……”

“这是事实……”

“而刚才您口气相当肯定地对我说，在走廊上趁同女佣擦肩而过的时机，把毒药放进您的咖啡里或倒在您的药杯里，是您女婿一手干的……”

“这是事实……”

“然而……，”——他查看着，或者说假装查看着这次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的记录——“一开始您就告诉我您的女儿和她的丈夫彼此憎恨……”

“这也是事实，探长先生。”

“他们一块合计把您除掉？”

“不对！是这样的……他们各自都想把我毒

死，您明白吗？……”

“那您的侄女莉达呢？”

“她也有这个企图……”

时值二月。气候和煦，阳光明媚，天空偶尔会出现一块缓缓移动的阵雨云。然而，自那个来访者进来到现在，梅格雷已经拨了三次火炉——局里安装暖气设备那阵子，这只火炉好不容易才被保留下来了，是司法警察局里最后一只火炉。

这个妇人一定浑身是汗了，她穿着黑丝绸连衣裙，外面是一件水貂皮大衣，满身珠光宝气，脖子、手腕、上身部分都戴着首饰，活像个波希米亚人。不过，她让人想到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波希米亚女人，而不是一个贵妇：她脸上搽得厚厚的脂粉刚才已经起皱，并开始融化了。

“总之，三个人都企图毒死您。”

“不是企图……而是已经开始下手了……”

“您声称他们都是在互不知道的情况下干的……”

“我不是声称，而是肯定……”

她和巴黎林荫大道的那个赫赫有名的女演员带着同样的罗马口音，说起话来嗓门会突然拉直，梅格雷每次听到这种声音便会一哆嗦。

“我没疯……好好看看吧……我想您认识图夏尔教授吧？……他在所有重大的诉讼案件中，一

直被人们称作是一位专家……”

她把所有的事都想到了，包括去巴黎最有名的精神病医生那儿，请他开一张证明她精神完全正常的诊断书！

没什么事可干了，只消耐心地听她唠叨——以便让她满意——并且不时地在便条本上用铅笔划划写写。她曾让一位内阁部长直接打电话给司法警察局局长谈及她的事情。她那位几星期前去世的丈夫是参议员。她住在普雷斯布尔街那些石块盖的大邸宅中的一幢里，这些房子都面朝星形广场。

“我的女婿是这样开始的……我仔细琢磨过……我已经观察了好几个月了……”

“那他是在您丈夫还在世时就开始下手的啰？”

她递给他一张平面图，上面有她精心绘制的房子第二层的平面图。

“标着 A 的是我的卧室…… B 是我女儿和她丈夫的卧室……不过，加斯东已有一段时间不在这里面睡了……”

电话铃终于响了，梅格雷总算可以轻松片刻了。

“喂！……您是哪一位？……”

总机的接线员只有遇到紧急情况才会把电话

直接接到他的办公室来。

“对不起，探长先生……有个不肯说出自己名字的人一定要同您通话……他向我发誓有一件生死攸关的事要告诉您……”

“他想直接跟我说？”

“是的……我接过来好吗？”

梅格雷听到了一个焦急不安的声音：

“喂！……是您吗？……”

“是的，梅格雷探长……”

“对不起……我的名字对您根本不意味着什么……您不认识我，不过您认识我的妻子，她叫尼娜……喂！……我得赶紧把一切都告诉您，因为，也许马上就要出事了……”

起初，梅格雷心里在嘀咕：“见鬼！又是一个疯子……今天真是……”

这是因为他曾注意过，疯子的出现往往是接二连三的，就好像某几天的月照对他们发生了作用。刚才，他已经想到得去查查日历了。

“起先我想来见您……我在奥尔费弗尔滨河街①上，但我不敢进司法警察局的门，因为他就跟我背后……我猜想，若走进来的话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向我开枪的……”

① 巴黎司法警察局的所在地。

“您说的是谁?”

“等等……我离您这儿不远……在您办公室对面，一小会儿之前，我还能瞥见您的窗子……在大奥古斯坦滨河街……您知道有一家叫博若莱^①酒窖的酒吧间……我刚钻进里面的电话间……喂!……您在听吗?”

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十分，梅格雷机械地在便条本上记下了时间和那个酒吧间的名字。

“我考虑了所有可能的脱身办法……我在夏德莱广场找过一名巡街警察……”

“什么时候?”

“半小时之前……他们当中有一个家伙紧跟在我身后……是个棕色头发的小个子……他们有好几个人，轮流跟着我……我拿不准能否把他们都认出来……我知道那个棕色头发的小个子是其中的……”

一阵静默。

“喂!……”梅格雷呼唤道。

静默了片刻之后，那个声音又说话了。

“对不起……我刚才听见有个人进了酒吧间，我以为就是他……我把电话间的门打开一点看了看，原来是个送货员……喂!……”

① 法国一地区，以产葡萄酒闻名。

“您对那个巡街警察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我说从昨晚起有几个家伙一直跟着我……不，更精确一点说，是从昨天下午起……他们一定是想寻机杀死我……我请求他阻拦那个跟在我身后的家伙……”

“警察拒绝了？”

“他要我把那人指给他看，我正要指给他看时，那家伙不见了……所以他没信我的话……我趁机混在人群里进了地铁站……我上了车厢，在列车刚要启动的当口我跳了下来……我穿过了所有的过道……在城市旅馆商场对面出了地铁站，我还在那些商店里兜来兜去……”

他一定走得很快，如果不是在奔跑的话，因为他呼吸急促，带着喘息声。

“我请求您，立即派个便衣侦探……来博若莱酒窖……别让他跟我说话……他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……我走出去……几乎可以肯定，那人马上就会跟上我……只要把他拦住，我就可以来见您的，我会向您解释……”

“喂！”

“我说我要……”

静默。嘈杂的声音。

“喂！……喂！……”

电话里再也没有声音了。

“我刚才对您说……，”那个咬定被人下毒的老妇人见梅格雷挂上了电话，不紧不慢地又说开了。

“请稍等片刻好吗？”

他走去打开了同探员办公室相通的门。

“让维埃……戴上帽子，跑步去对面，大奥古斯坦滨河街……那儿有一家叫博若莱酒窖的小酒吧间……你问问刚才在那里打电话的人还在不在……”

他拿起自己办公室里的电话听筒。

“请接博若莱酒窖……”

在这同时，他从窗口向塞纳河对岸眺望——大奥古斯坦滨河街街面的一端缓缓上升同圣米歇尔桥连接，他瞥见了一个有常客光顾的酒吧间的狭小的门面，他曾经有机会进去在柜台前喝上一杯。他记得进去时还要走下一级踏步，酒吧间里很凉爽，老板围着一条管酒窖的人穿的那种黑围裙。

一辆卡车停在酒吧间对面，遮住了酒吧间的门。行人在人行道上来来往往。

“您瞧，探长先生……”

“等一会儿，夫人，我请求您！”

他仔细地将烟丝装满一只烟斗，眼睛始终望着窗外。

这个老妇人带着她那些被人下毒的故事，快要泡掉他一个上午的时间了，如果不是更多的话。她带来了一摞纸头，什么平面图啊，证明书啊，甚至还有她特意让她的药剂师开出的食物分析报告单。

“我一直在怀疑，您明白不？……”

她身上浓烈难闻的香水味在办公室里四下蔓延，终于盖过了烟斗里冒出的好闻的烟味。

“喂！……我要的电话您还没接通吗？”

“我在呼喊，探长先生……我不停地在呼喊那个电话……一直有人打……除非有人忘了把电话听筒挂好……”

让维埃没穿外套——他的奔跑姿势不甚灵活——正穿过桥，接着，走进了那家酒吧间。那辆卡车终于开动了，但还是看不见酒吧间的里面，因为里面太暗。又过了几分钟。电话铃响了。

“好了，探长先生……我接通了您要的电话……那个电话铃响了……”

“喂！……你是谁？是你吗，让维埃？电话没挂上？……怎么啦？”

“刚才这里的确有个个子矮矮的男人在打电话……”

“你看见他打啦？”

“没有……我一进来他就出去了……他好像

一直在透过电话间的玻璃朝外看，不停地把这扇门推开一点儿……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一个顾客走了进来，一到里面便朝电话间瞥了一眼，然后在柜台前要了杯烧酒……那个在电话间里的人一看到他，马上不打电话了……”

“他俩都出了酒吧间？”

“是的，一前一后……”

“你设法让老板尽可能详细地描绘一下那两个人……喂！……你回来时走夏德莱广场……遇到值班的巡街警察都要问一问……设法打听一下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大约在三刻钟以前被那个人叫住，他请求警察拦住跟在他身后的人……”

他挂上电话后，那个老妇人用满意的神情看着他，并且像是要给他打上一个好分数似的赞许道：

“我明白了，一次调查就是用这种方法进行的……您没浪费时间……什么事情都让您给想到了……”

他叹了口气重新坐了下来。他差一点把窗子打开，因为他在这间室温过高的办公室已经开始感到闷热了，不过，他可不愿意延长这位受部长保护的人的来访时间。

奥班-瓦斯贡赛鲁，这便是她的名字。这个

名字一定会牢牢地留在他的记忆里，不过，他以后再也没看到过她。莫非她在几天后死了？不可能。那样的话，他肯定会听人说起。也许她被关进精神病院了？也许她因对警察局失望了而去求助于私人侦探了？也许她第二天一觉醒来，头脑里又形成了另一个顽念？

不管后来怎样，反正他又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听她絮叨所有住在普雷斯布尔街——想必那里人们的生活不会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——那所大邸宅里的人从早到晚下毒害她的故事。

直到中午，他终于打开了窗子，然后，嘴里咬着烟斗，走进了局长办公室。

“您把她客客气气地打发走了？”

“我尽可能做到客客气气。”

“她年轻时好像算得上欧洲最漂亮的女人之一了。我有点认识她的丈夫，他是个最温和、最平庸的人，是您所能想像得到的最乏味的人。您要出去，梅格雷？”

他犹豫了一下。马路上已经开始散发出春天的气息。多菲纳啤酒店门口已经摆好了露天座。局长的这句话是一种邀请——午饭前悠闲地去那儿喝点开胃酒。

“我想我还是留在这里的好……今天上午，我收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……”

他正要继续往下讲时，电话铃响了。局长听了之后，把电话听筒递给他。

“是您的电话，梅格雷。”

探长一下子听出了那个人的声音，他的声音比上午还要惊恐不安。

“喂！……刚才我们的通话被打断了……他进来了……他透过电话间的门能听到……我怕……”

“您在哪儿？”

“在孚日烟杂店，就是在孚日广场和弗朗克-布尔日瓦街的角上……我试图将他甩掉……可我不知道是否能成……但我向您起誓我没弄错，他想杀死我……我无法一下子向您讲清楚……我想过多次别人也许会取笑我，但您，您……”

“喂！”

“他来了……我……对不起……”

局长看着梅格雷，后者的脸色很难看。

“有什么不顺利的事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是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……可以吗？”

他拿起了另一个电话的听筒。

“请立即给我接孚日烟杂店……老板那儿，对……”

然后，他对局长说：

“但愿这回他没忘记把电话挂上。”

那面的电话铃几乎立刻就响了。

“喂！……孚日烟杂店？是老板吗？……刚刚打电话的那个顾客还在您店里吗？……什么？……好，您去看一下……喂！……他刚出去？……他付过钱了？……告诉我……他打电话时有没有另外一个顾客进来过？……没有？……在露天座？……您看看他是否还在……他也走了？……连他要的开胃酒也没喝？……谢谢……不……是哪儿的？……警察局的……没什么麻烦，没有……”

这时，他决定不陪局长去多菲纳啤酒酒店了。当他推开探员办公室的门时，看见让维埃已经回来，他在等他。

“到我办公室来……说吧……”

“那家伙真是滑稽的怪人，头儿……个头矮矮的，穿着一件雨衣，戴着一顶灰色的帽子，脚穿黑皮鞋……他一阵风似地进了博若莱酒窖，然后直冲电话间，一面对老板喊道：‘随便给我来一杯什么……’老板透过电话间的玻璃门，看到他在里面显得心神不安，独个儿在比划着……随后，当另一个顾客进来时，他就像被关在匣子里的魔鬼一样逃出了电话间，酒也没喝，话也没说，立即出了酒吧间，朝圣米歇尔广场冲去……”

“那另一个呢？”